

蘇長公外紀
二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詩話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為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盡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

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
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
作也 洪邁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䟽惜別之意
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
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
日笠澤陸游書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
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
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

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
老萬回東軒云桂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邇英云
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
士蒜山亭云竒進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
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
游羅浮云還須畧報老同叔贈辨才云中有老
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
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
謝餉魚云誰云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
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馱是皆以爲助

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
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它錯出如再說走
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滷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
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真不知老壯幾時歸之
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
亦有自來矣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
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
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旣至惠州殘臘
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

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
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
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松風獨不靜送我
作鼓吹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
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爲
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
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
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鷓在河是
年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步過橋上讀

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坡爲賦此詩旣大書矣而未遣送郡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卽命具酒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而行旣至坡曰正堪作詩晚當奉成抵暮送與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乎填道抱其馬足故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

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韓公人物盡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馬行者牽者奔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吼者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

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雙
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顏奚官騎且顧前身
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
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挽啄最後一
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
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
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爲布置鋪寫則
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中
有臨本畧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昔
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

二馬復令識者又歎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
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
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視
東坡似若不及至于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
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
畫馬毫端有神驂騮老大駉裏清新及四蹄雷
電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
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
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
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

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墻矣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
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
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瞳矐隱曉霞瑤墀九御
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却衆邪李
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
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
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
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
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

銅鏡架上雙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
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
花向帳前施許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
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
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
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
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
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鑑興亡其
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 以上容齋隨筆

東坡和陶詩云再游蘭亭默數永和攷蘭亭之

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曆中朱迪呂
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
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宋姚寬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
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
遲留不喻此語及俸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爲
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
以爲難進易退不妄嚼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
而潛泳如故可謂壽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

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腴腹盡消頭恢尾削塊然
死矣金魚有鯽有鯽食於澱鯽食螺蜆若餅
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之見特偶然耳然鯽稍
柰久以土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
蘇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
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
餌則競集焉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
使然也子瞻中秋分桂賜楊元素詩云月缺霜
濃細葉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鷺峯子落鷺前夜

蟾窟枝空記昔年破裊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
鬪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景也
詩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
解佩臨湘浦脉脉當壚傍酒家又云湖面初驚
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
見黃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
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
更有紅梅臘梅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
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

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
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其種
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
臘又名綠萼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爲上磬
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
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
絕高子勉詩云少鎔燭淚裝應似多蕤龍涎臭
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

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
天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

詩以賜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
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
物化無涯生有涯又云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
相贈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
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綠金者子瞻有次
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詩云幽花結淺紫來
自孤雲翠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
宇遂冠詹葛林初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
風霜節耳聆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

置酒要妍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暗間恐致慳
鬻霖絲雲知易散鶉鳩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
著丹青臨今馬塍種最多大者名錦熏籠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
盛蘇子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
墮毬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開元寺僧惠澄自
都下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携酒賞之張
處士祐題詩云濃艷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
長安風流却是錢塘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

時漸多而獨盛于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
有牡丹記叙一篇其畧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
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
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
集金盤綵藍以獻於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甚
樂素不飲者皆醉自輿僮皂隸皆插花以從觀
者數萬人可謂盛矣

枇杷白者爲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
瞻同劉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
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序云

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
蘇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却月廊楊梅盧橘猶
香客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
葡萄予以爲未若吳越楊梅也可正平詩云五
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
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
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
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峯者名白雲茶蘇東

坡詩云白雲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
產茶東坡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
龍團茶戲作一律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
揀牙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庵暖春風浴
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游諸寺一
日飲釅茶七碗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
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
茶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
紅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

妃于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
子醉軟殘粧髮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
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
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
詩曾不若東坡柯丘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
指名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東風
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
去更燒高燭照紅粧先生嘗作大字如掌書此
詩似是晚年筆札與集本不同者嫋嫋作渺渺

霏霏作空濛墨跡舊藏秦少師伯陽後歸林右
司子長今從之 俱出冷齋夜話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瑯琊幽谷山
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
山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
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游其山水秀
絕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
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
叙其事然調不注聲爲知琴者所惜后三十餘
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

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波居
士子瞻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
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
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
荷篋過山前曰有心哉此賢第三疊泛聲同此醉翁嘯
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
而童顛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
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方其補詞閑
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
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

二水同去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
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
此必有真同者矣

出梁溪漫志

山谷嘗曰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
推子厚詩爲近然以余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
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
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
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
亦微傷巧不若陶詩体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
詩須觀江文通雜体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

真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
粧濃抹總相宜識者爲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
處公又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
似眼余謂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
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俱出捫蝨新語
蘇子瞻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
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
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
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以鮓

送之子瞻乃大駭自知不免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從寬釋凡衆請用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額中犀角真無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

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捫虱新語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惟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即此意

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葱佳氣夜克間喜見徐卿弟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

試看啼出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
自笑狂身長九尺鬚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
畧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
台坐忘身其事乃用白交汾陽於伍行中竟晚
白於禍天台司馬紫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
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禰衡傳云大兒孔
文舉小兒楊德祖

坡和柳子玉暨刁景純綱字韻詩至七篇云屢
犯鉛刀齒步光更遭華衮照龐涼乃用子建七

啟云步光之劍華藻繁縟左傳龐涼冬殺雖菓
一韵衆人所更易而七篇未嘗改又貫穿精絕
如此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額天子願雖務奇
崛人臣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
卷地天顏有喜近臣知黜髮以去宗可謂知體
矣東坡贈寫御容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
尚記重瞳光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畫閉
房蓋遵此法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

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東坡再和劉景文介亭長
篇云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蓋取此也
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須吞嘗疑
其語太恠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
復吞韋蘇州高歌長安酒中憤不可吞
陳傳道嘗以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
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
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敢道此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
兩鳥鳴有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

周公不爲公孔子不爲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
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岩幽後
云天公恠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
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
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斤八極隘九州化爲二鳥
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且
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所謂不停兩
鳥鳴等語乃審公告天公之言也其辭以謂二
鳥耳落城市退之自謂巢岩幽謂孟郊輩也各
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

蘇長公集卷四 詩
耳未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言者不當
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
四番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
未嘗言能作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
盡君莫沾壺傾我當發城市多鬻麈還山弄明
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
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鉉未嘗見十道四
蕃志耶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

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
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
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
爲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卽天教分付點酥娘
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
歸來年愈少微咲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
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東坡贈辨才云我比陶令愧詩爲遠公優時辨
才退居未嘗出入坡往見之遂至風篁嶺又云
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

來往亦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
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
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放榜後詩云借問
至公誰可印支即天眼定中觀不惟兼具儒釋
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及賤桃笙葵扇安
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箠宋魏之間
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箠也已上詩話總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竹婆
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殊未測其意

蓋下有娟娟缺月黃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繫
蕙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劔鏃山四句則入頭
不怕放行寧傷於拙也然繫蕙羅帶割愁劔鏃
之語大是險譚亦何可屢打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
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關湊之迹蘇子瞻
嘗爲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
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有
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
守庚申兩語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

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爲之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者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爲中表兄弟相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櫻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旣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與可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

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

俱石林詩話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勿棄此篇嚴詩編杜集謂嚴武也工部中有武倡和數首又梅花詩云憑仗幽人收艾蒨國香和雨入莓苔艾蒨香名正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

又紅梅詩云玉人頰頰固多姿頰怒色普庚切
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

俱詩彥周詩話

曲洧舊聞云章質夫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
事清灑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
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故晁
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美
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耶其詞云似花還似非
花也無人惜從教墮拋街傍路思量卻似無情
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
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

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踪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
花點點是離人淚

燕石齋補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車駕
赴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畧曰鼎湖弓劍仙游遠
渭水衣冠輦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
清陰老禁槐詩語亦佳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
皆工云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
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檮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

桂兮豈維紉夫蕙菌蓋以椒桂蕙蒨皆草木之
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險韻冥搜至此可謂工
矣而西清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
搗殘椒桂有餘辛以謂坡譏唱首多辣氣此何
理也坡爲人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規
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
人心術不得不辨

蘇長公外紀四卷上終

蘇長公外紀四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詩話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

吳人名之曰舶趨風趨音敕云海外船舶禱于

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東坡吳中詩曰三

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趨風余官吳門庚

午歲夏六月既望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

頓減賦以廣之其畧曰度華廈而既爽入窮閭

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
而後止失六月之炎蒸又曰彼蠻槁與海檝得
乘時伺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於此曹則亦豈
天壤之至理蓋欲脫吾民於焦灼竊意造物其
專在是也即其後往來吳中不常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
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
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衡口出常言
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
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

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
漸熟乃造平淡余以謂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
取法於此

出竹坡詩話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
於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徐世勣
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
僞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
傳之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豐間王
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
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背焉不其戾乎噫

是非非非是非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
安得嵇卞二家世濟忠誠者乎 珊瑚鈎詩話

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
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
顥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
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
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
或曰死沒寧分張魯無一語辨其非是者唯東
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
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顥

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
罪東坡一篇獨冠絕於古今苕溪漁隱云余觀
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
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
意表此楊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生不誅
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狗公
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藝苑雌黃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
犀手三千疆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
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

疆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疆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疆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又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嶽嶽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李倫嶽嶽歷落可笑人之語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

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烟滅知後人譌爲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烟焰張天知檣櫓爲信然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烟火食人語胡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

志其事僕謂二說如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窻則其女踰墻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卽與子爲媼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于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悵然爲賦此詞坡蓋借鴻爲喻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

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
否姑志於此以俟詢訪漁隱謂鴻鴈未嘗棲宿
樹枝惟在田葦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語亦病
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隋李
元操鳴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語
豈無自邪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
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
開南部新書記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
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

開東坡全用此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
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
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
曹道艷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
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
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
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
誰人肯向死前閒是也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爲餘
杭通守時詞云紅杏子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
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
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既不
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
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
等事云或是醪醪也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
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即書絕句云臨
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經
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又於陶安世家見爲劉
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

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綵牋半接西湖橫綠
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
使仕德翁輩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
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玉林詞選云東坡滿江紅詞碑刻徧傳海內使
功名競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達觀恬淡之士
歌之可以娛生其云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筭來
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
老儘教我此子踈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

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
抵死校短論長幸對清風朗月苔茵滿雲窠高
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燕石齋補

淳祐初僧自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
踏葉訪之小厖迎吠時佛燈猶在啟關煮茗既
而侶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
公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縷
宿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
高酒劣稜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
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

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公詩與自
南師既亡余亦就老悵前游之不能踐也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瓜利擲火萬里精神高
蓋用天蓬呪蒼舌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
目爲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
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
風鏘然韻流鈴也

芥隱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用樂天德星
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

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爲海外上元
詩

東坡四時詞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
手嗅梅花乃云王如墨莊謂意方全予見孫昌
符家坡朱陳詞真跡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印
本多作牛依或還就爲牛衣矣

蘇子瞻佐郡日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庸
義詮爲方外之交嘗同泛西湖有詩云三吳雨
連月湖水日夜添尋僧去無路漱漱雨拍簷鴛
言徂北山得與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

織標縵朱樓人斜陽半踈簾臨風一揮手悵焉
起遐瞻世人驚朝市獨向溪山庶此樂得有命
輕傳神所殲出西湖游覽志餘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塘絕
愛幸之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
學書麗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
通大義有子曰幹兒未暮而夭蘇子貶惠州家
妓多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
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
終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

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
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
而絕葬之惠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
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
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
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卧竹根無遠
近夜深勤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
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
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澆洗粧不褪
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
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
沐浴倦卧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
也整粧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
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
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
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
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
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
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

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新涼浴手弄生綃白
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
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感待浮花浪蕩都盡伴君幽獨
穠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
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
淚雨簌簌一作賀新郎

陳直方之妾本錢唐妓人也丐新詞於蘇子瞻
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唐人好唱陌上花
緩緩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

云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
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
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鰥拭餘潛明月空江香
霧著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藝苑雌黃述歐陽公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
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
江左諸山甚近或以歐公爲短視故有山色句
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落日繡簾卷
亭下水連空知君爲我新作窻戶濕青紅長記
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

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峯忽然
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
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燕石齋補

智果院舊有參寥僧其時有僧道潛者號參寥
子於潛人通內外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參寥
子自吳中訪之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
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子瞻守杭州參寥子
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其冷宜茶寒食
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

泉鑛火烹黃栢茶適符所夢遂記以刻石爲之
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
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
聞道夢幻是身真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
九年而信夫求而信實弊汝神又詩云漲水返
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
閭得幽寂數步藏清深積金盧橘塢散火楊梅
林茶笋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岵有淺井玉體
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
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

小築歲晚解我簪參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
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突兀等於是胸中涵秋
漢皎絕微雲滓當年事危言軒冕如晚徒但貴
知我希寧慙不吾以風雲果爾符六翮排空起
一夕厭承明抗章求迤邐餘杭古雄藩比屋富
生齒立談政卽成興不負山水雍容梵末契訪
我頑且鄙大旆輝松門禽狝亦驚喜森森門下
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所恃軟語
如東風薰然着桃李今朝真勝事千載足遺美
安得筆如椽磨岵爲公紀俱出西湖游覽志餘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命其子邁迢過爲盡西方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供養乃爲贊曰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盡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開眼便到無魔境

燕石齋補

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窟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

以不敢承命也昔仙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
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
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
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
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
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
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
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
時用事者則尤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
公言乃以時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

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
必皆能如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大息曰如此誠
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
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
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士名天下且用工深
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
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托
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

陸游序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日訪
之作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

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
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河許寶雲
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
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天寒路
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
但見野鶴盤浮屠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
夢遠遽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此
詩惟孥遠二韻艱澁而公三疊之一曰追胥連
保罪及孥者言府中屢獲盜徒連逮保甲也知
非不去慚衛遠者言年老宜休不若遠伯王也

二曰君恩飽暖及爾孥者言居官厚祿得以遨
遊也莫惜錦繡償營遠者言李寺丞屬和富於
詞藻闔險不窮也三曰四方宦游散其孥者言
錢王之敗子孫離析也遂超羲皇傲几遠言優
游自適得爲太古閒民也原韻孥字乃東方朔
臘日早歸之事後作雖多終屬牽強
公言東坡律成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
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
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

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
老豈詩亦然耶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
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
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
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
酒年年踏松雪劉卽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
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歿景文晚歲
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
旣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

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
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
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
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東坡云在潁時陳無已 德麟輩適亦守官於
彼而歐陽叔弼與季默亦又閒居日相唱和而
二歐頗不作詩東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律冠
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欺真將種致師
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
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須一舉百觴傾蓋爲文

忠公昔有詩贈梅聖俞蘇子美云我亦願助勇
鼓旗噪其旁快哉天下樂一嚼宜百觴也王直
余與郭生游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
歌酒酣發聲座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
畧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鳥
啼鴉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
錢飛古墓索索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
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
去每襟以散敵百斛明珠

七言之美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

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
動搖爾後寥寥無聞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
不盡白鷺雙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
無事樂耕芸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云令嚴鐘
鼓三更月夜宿貔貅萬竈烟詩云露布朝馳玉
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百斛明珠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
火多舛缺竒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
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

爲首句誼伯誤矣蓋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俚俚者然也其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且禽鳥至微知有所尊今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得而考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

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二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嘆子美詩跋遺紙上語又曰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辨殆必有以折衷之

百斛明珠

東坡送參寥子有八聲甘州詞云有情風萬里

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唐江上西河浦口幾
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侶東坡
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
烟霏筭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
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川路不應回首爲我
沾衣苕溪漁隱云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
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
行造浮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海道還東雅
志未就遂遇疾薦還都尋薨羊曇素爲安所愛
重後以安死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川路嘗因大

醉不覺到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也曇悲感
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東坡引用此事當時世俗
遂以爲讖矣乃其詞刻于元祐六年三月以年
譜考之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爲翰林後守穎徙
揚入長禮曹出師定武至紹聖始遷嶺表建中
靖國北歸凡十一年而薨此果讖耶燕石齋補
韓存中云東坡嘗言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見鄭
公但嫵媚好作一對請諸人將去作一篇詩直

詩話

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收贈
道潛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
師中挽辭云相看夜半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
月而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友勢
如曉天星做或學者尤多用此直方詩話

東坡作藏春塢有云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在先
生杖屨中而秦少游作俞克裘詞云風生使者
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爲依做大甚旌
詩話秦少游嘗和黃法曹憶梅花詩東坡稱之故次

其韵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之
句此詩初無妙處不知坡所愛者何語和者數
四余獨愛坡兩句云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
枝斜更好後必有辨之者直方詩話

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
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
未若賢山谷題晁無咎卧陶軒亦云欲眠不遣
客佳處更難忘其意極相類直方詩話

邢敦夫云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
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牕浪接天此東坡詩

嘗題余扇山谷初讀以為劉夢得所作直方詩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
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為工及讀東坡詩曰花
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
去如天淵冷齋夜話

東坡云余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
客山光寺客去余醉卧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
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
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余和云閑裏清游似隙光
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

草木香余昔對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
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
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余偶
道其事直方詩話

東坡愛西湖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
總相宜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
寫生特天姿目然不施鉛華耳作詩書壁曰長
愛東坡眼不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
如畫為作春寒小畫圖

僕在吳興游記元卿詩曰微雨止還作小窻幽

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
此景百斛明珠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
暇遂發意不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言蘇子
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
游可恠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悔前言之謬
又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青
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
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
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

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僧求詩因作一絕
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詩飛流濺
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往來南北山十餘
日以爲絕勝不可勝談擇其尤莫如漱玉亭三
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遊西林作一絕
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於此
矣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
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以飲予爲詩醉後信筆

頗有沓拖風氣云去年洞庭秋香霧嘗喫手干
今洞庭春玉色凝非酒賢王文字飲醉筆蛟蛇
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爲我壽瓶開香浮坐盞凸
光照牖方傾安仁醺潘岳賦云拔黃袍以莫遣
公遠嗅要當名字奇未可論升斗應呼釣詩釣
亦號掃愁筵君知葡萄惡正是嫫母醜須君灑
海盃澆我談天口出百斛明珠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
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今歲殘暑方退
既望之後月出逾遲余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

客遊豐湖西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
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
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爲韻
云一更山吐月上塔挂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
門外看冰輪橫海濶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
照我酒杯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
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
來掩關卧唧唧幽夜話三更山吐月棲鳥夜驚
起起尋夢中遊清絕正如此驅馳掃泉溜俯仰
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遣洗耳四更山吐月

皎皎爲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兩
斷板山寺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遊化城五
更山吐月窻白室幽幽玉鈞還挂戶江練却明
樓星河淡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
變巒謳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俗
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
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又見之黎子雲及其
弟威家雀旣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
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云燦燦五色羽炎

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綬朱仁心知憫
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占烏惠然
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
寂寞兩黎生食菜真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
雪膚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鴻未
易握栗呼胡爲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
間何必懷此都俱出百斛明珠

東坡曰陶公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
耦耕植杖不能道此語非世之老農不能識此
語之妙

東坡曰靖節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其殆以無事爲得此生則見後於物欲者非失此生邪東坡曰淵明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歲吾猶識其意也以上燕石齋補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怨者歟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緣楚人疇昔之意爲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唐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余故爲補成之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魚角生微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蔭分四方燕石齋補

蘇長公外紀五卷上
宋王持正撰
其之病... 王映日... 味人... 蘇公... 蘇少... 與
宋王持正撰... 此書大三... 蘇風... 蘇人... 安... 而

蘇長公外紀五卷上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詩話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
春帶雨人皆喜其氣韻之佳也東坡作送人小
詞云故將別話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
樂天兩句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
能為此也 竹坡詩話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藉登廣武而歎曰

蘇長公外紀五卷上 詩話

時無英雄豈謂沛公孺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
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游京口
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劉裕之遺跡余感之
因題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跡了未刊方其
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
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
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
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
嗣宗語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
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以下
百解

明
珠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世多誤會予詩
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
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讐故恨不能滅吳非
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
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
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
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
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

此自是稷契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
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螻同盡隨丘墟願聞
第一義迴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
也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
詩云海上羣山似劔鏑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
士云二公當時不相會好作成一屬對東坡爲
之對曰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劔鏑山

書黃泥坂詞後余在黃州大醉作此詞小兒輩
藏去蒙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王直方張文潛

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
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
錄一本以遺余持先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
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帋子有
近書當稍以遺我毋乃多費我絹也乃用澄心
堂帋李承晏墨書此遺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
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
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携諸孫萬里遠至
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忻然乃次其韻我卜我

居居匪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
木干霄昔我伊何誰其裔苗下有澄潭可漱可
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
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沫如沂邦人勸
矣老我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麾豈無親友雲
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欵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
如剪鬢垂結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
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投紙筆求作字
每調之曰訴早乎訴滂乎今皆在萬里外欲復
見此豈可得哉有來請純夫書因錄此數紙寄

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慎勿示人
也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
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棲在桂林鳥
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
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
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
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當蘇子居其間
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中苟
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

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
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今四十年
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
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髮皆浩然
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爲
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
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
書已上同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
幾下倨高峯俯鶻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

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筓出聲有新意非俗工
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
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
旣奏新笛又快作數聲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
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
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
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
可憐時復犯龜茲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玲瓏宛轉若窓櫺
然余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方南遷未

蘇長公集卷之五十一 詩言

暇也而名之曰壺中九華以詩識之云我家岷
蜀最高峯一作清溪電轉失千峯夢裡猶驚翠

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
水落層層見一作石泉影落涓涓滴玉女窻明

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
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

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
同氣味乃相似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倡和其畧曰我夢扁舟浮

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日是廬山倚天

無數開青碧蓋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

香嬰兒示余余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

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已知在南華待

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云扁舟震澤定

何時滿日廬山覺又非青草池塘惠連夢上林

鴻雁子卿歸水香知是曹溪口眼靜同看古佛

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身何處是真依出玉局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

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

蘇長公集卷之五十一 詩言

蘇長公集卷之五十一 詩言

草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
右給事者 晁氏客語

為愛鴛溪白蘭光掃殘鷄距紫毫芒世間那有
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先生作篔簹谷偃竹
記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纁素
而請者足相躡於門與可厭之按諸地而言曰
吾將以為襪材聞者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
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
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
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待將一段鴛

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
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
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
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云云與可笑曰蘇子辯
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
以其所畫篔簹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
萬尺之勢

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
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篔簹偃竹記尾云篔
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作洋州園池三十詠篔

當谷其一也予詩曰料得清貧饑太守渭濱千
畝在胸中是日與可與妻游谷中燒笋晚食發
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燕石齋補

余觀東坡荔枝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
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龍團驚歎
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
進團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
後蔡相籠加爭買龍團各出意今年閩品充官
茶則知始作備者大可罪也

子瞻歸自道場山遇大風雨因憇耘老溪亭命

官奴秉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詩云更將掀
舞勢把燭盡風篠美人爲破顏恰似腰枝嫋
余游儋耳見黎氏爲余言東坡無日不相從嘗
從乞園蔬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
竒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
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
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謾寫此詩以折菜錢又
登望海亭柱間有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
見青林沒暮潮及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
母迎笑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平母曰識之

理
其理必老

然無柰好吟詩公嘗杖問秀才何往我言入村
落未還有包澄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
秀才歸示之今尚在余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
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齲頰平原死不忘君握
拳透爪 冷齋夜話
予素不解碁因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已
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泉之間意欣然
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
儻守張中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
詩曰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

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爲碁者戶外屨工不聞
人聲時聞落子敲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
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琢信指勝回欣然敗亦
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以下手澤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吝迤邐有穴達於
顛其一玉白可鑿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
潁州日夢人請任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少
陵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
爲僚友一笑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
痴但見玉峯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

作烟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
老人真欲住仇池

燕石齋補

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曰
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謂
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
可以避世如桃原中有神魚食之者仙燕石齋補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
觀意在於奪然不敢不借僕以此詩先之海石
來珠宮秀色如蟻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畚足
連卷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

洲感慙慙嶠南使餽餉淮東物得之喜無寐與
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幽光先五
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衡茅久未卜一夫
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
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
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更速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
皆次韻錢王二公以爲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
日穎叔見訪親觀此石之妙遂悔前語賦以謂
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

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韵相如有家山縹緲在
眉綠誰云千里遠寄此一顰足平生錦繡腸蚤
歲藜莧腹從牧四壁空未遣兩峯感吾今况衰
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泝岷山瀆守子
不貪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伏
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盡可數天驥紛
相逐風鬣掠原野電尾梢澗谷君如許相易是
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我留此
峯他日來不速

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楨
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韵并解三詩之意春
冰無真堅霜葉先故綠鷄疑鵬萬里眩笑夔一
足二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旣無臺淨瓶
何用感盆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
何必棄溝瀆焚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
子賢出語耆年伏欲觀轉物妙故以求馬上維
摩旣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久幽
谷定心無一物法藥勝五欲三峨吾鄉里萬馬
君部曲卧雲行歸休破賊看神速
東坡送出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

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
偶然用之耶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空山
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雷驚
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叠也後自嶺外歸次
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
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
生花後見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目爲
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畫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

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
蓋絕唱不當和也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
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
筆風雨決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
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
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
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
噴此東坡詩體也

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

終歸雄渾

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覽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耻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逕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若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

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爲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君子旣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荅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逕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

小其不爲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故又發明如此詩眼

韓子蒼言作詩不可大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山綠水對野草閒花此一字太熟故易以雲山烟水此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已所謂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無弱寧僻無俗之語爲可信復齋漫錄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當怯玉鈎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爲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爲軟飽北人以晝寢爲黑甜故東坡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西清詩話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

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荆公東坡用其意作古
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烟萋萋草
根南澗水泠泠縹成白雪葉重綠割盡黃雲稻
正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
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
果具蕊中造語之工至於荆公山谷東坡盡古
今之變荆公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作黃
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
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
粧又曰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

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冷齋

近世王荆公新霜浦澈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
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
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石林詩話

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
人游湖不赴云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
將軍柳氏求字荅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
鷄更問人天然竒特

漫叟詩話

東坡和李公擇詩云弊裘羸馬古河濱野濶天
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

爲蘇李也用事親切如此他人不及也

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甫從駕景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闈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雪軟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神王仲至和之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慶禋坡稱歎久之蓋漢兒寬四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坡亦四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漢武帝郊禮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洗乳于渭水上帝遣問之婦人

曰第七車中客知我也上使使問是兒寬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懼然坡時爲尚書亦乘車在駕前

蔡藿野人詩話

黃魯直浣溪紗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聞其得意自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邪

燕石齋補

苔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享之皆不

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爲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對句法人不過以事以意出處備具謂之妙荆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不若東坡意特如曰見說騎鯨游汗漫亦曾捫虱話辛酸又曰龍驤神駿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

爲風對龍驤爲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嶺下保昌縣沙水村進士徐信言東坡北歸時過其書齋煮茗題壁書一帖云嘗見王平甫自負其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山雲水卷蒼藤余應之曰精神全在卷字上但恨飛字不稱耳平甫沉吟久之請余易余遂易之以橫字平甫歎服大抵作詩當日煅月煉非欲誇奇闢異要當淘汰出合用事此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甲子玉局老書而趙德麟以爲陳知默詩

東坡必不誤矣

遺珠

東坡云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
管樓臺聲寂寂鞦韆院落夜沉沉介甫云金爐
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
得月移花影上欄干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
乙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
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
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處君
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

意同而辭別皆曲盡其妙

漁隱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

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直

方詩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
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
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
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許彥周詩話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
作蓋公堂記共六百餘字却三百餘字說醫醉

石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惟
用兩句收拾作鶴嘆則替鶴分明室中語
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
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
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
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况欲繫其尾雖
勤知柰何畫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
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與
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皆
累數句也如一聯即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

閒如啖蔗如一句即雪裏渡麥如鐵甲之類不
可勝紀陵陽室中語

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
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自然富貴
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
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
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始知
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元豐間東坡謫
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一海棠一株
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携客置酒已五醉其

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亦平生得意詩也

東坡嗽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竝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爲魂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束嗽抱叢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酒掃烏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粘空樽

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烟如微雲澹踈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窓櫺忽然而去不可尋寒

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
夢中同躡鳳皇翎徑渡萬里如奔
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
所銘遶樓飛步高玲玢仙風鏘然
韻流鈴遠遠形開如酒醒芳卿寄
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及瓶羅巾
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
世間羅綺紛羶腥此生流浪隨
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
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
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
此詩最為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
云素紙一軸敢與醉後揮掃近文
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

情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
髻鬟我我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
媚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
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

雲淡踈星便有神仙風度

許彥周詩話

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
翛翛元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
東坡和韻云寄卧虛宗堂月明浸踈竹
泠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
此語清拔優於太白大率東坡

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寫盡語
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高巖下赤
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
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踈美哉新堂
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
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
下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
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聊舉四詩其他甚衆
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
之句此語尤精絕他人道不到也

漁隱

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銳壯
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
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
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爲
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
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
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

詩話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
顛入却打猛顛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
瘖此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

有入處

呂氏蒙訓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旣言
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
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
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爲絳帳耳

余發虔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一見者
不覺至永和游清都觀見謝道士鶴髮童顏自
言丙子生六十六歲矣求詩云鑑湖尺素老江
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
在默存中每逢佳句携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

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

王慶源以恩榜得官居於清社來從東坡求紅
帶坡爲作長篇要山谷與少游同賦坡詩云青
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長
官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
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等芋魁豆飯吾豈
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韻王直方詩話

上元夜登樓例有貴戚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東
坡有扈從端門觀燈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羣九
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

細君 同

杭州有西湖而穎上亦有西湖皆爲游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郡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內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務簡也秦少虛作一絕以獻云十里荷花齒齒初我公身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間事亦無後東坡到穎有謝執政啟亦云入叅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爲西湖之長東坡將亡前數日夢中作詩寄朱行中云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

相如起睨柱投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覺而記之不曉所謂乃絕筆也

僕嘗夢有客携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成不以害其耕德之所脩不以賊其生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歐陽文忠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

自是聽琵琶詩非聽琴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
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蕪折亮以清
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聽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
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
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
以爲恨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觀已覺談笑無西
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
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長嘯
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續前定錡

復齋謾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
彥祝壽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
中乃模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
在先生杖屨中之語也

誠齋云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
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如東坡煎茶詩
云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鈞石取深清第二句
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
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鈞石非尋常之石
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

菴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
二字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
聲此倒語也尤爲詩家妙法卽杜少陵紅稻啄
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枯腸未易禁三椀
坐數山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公喫到七
椀坡不禁三椀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
窮之味

茗溪詩話云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詩篇
中用事者十七八以是知凡作詩者須飽材料
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

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東
坡有全篇用事者如賀陳述古第章生子詩及
戲張子野買妾詩句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愚謂東坡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爲雀謀
此亦前輩所謂折句法也歐陽公詩云靜愛竹
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盧贊元雪詩云想
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黃山谷云管
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胡茗溪云鸚
鵡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效此格也
復齋漫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

非假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
二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白水
真人青州從事之語禹玉歎賞爲其切題後毛
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
真人出錢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
尤爲無工非惟出於剽竊亦是白水真人爲虛
設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遣酒六瓶書至而酒
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
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有工
歐公詩話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

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
子候簷隙又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
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鷄鳴桑
樹巔才意高遠造語精到比如大匠運斤其斧
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東坡則曰山中
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
態對甚的而字不露真得淵明遺意也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
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胡茗溪云澄邁通潮
閣詩云云又伏波將軍廟碑云南望連山若有

若無杳杳一髮耳凡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者也

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胡荈溪云余連寒遷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閑之日多因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嚙不下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詠畫蝸牛詩初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爲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余以爲改者勝前輩云文字頻改工夫自出此詩之所以不厭改也老杜有云新詩題罷自長吟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後人安見其有此等工夫邪

趙彥材云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以第二句對四句謂之扇對東坡此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州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兩聯是

也此格蓋始於白氏金針至梅聖俞作續金針
乃引唐人絕句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
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胡
荅溪云杜少陵哭台州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
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
亦此類也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
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
挽長條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杯
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

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東坡詩話云僕
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蜀人張思厚
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予作此
詩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
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
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思厚
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
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杜陵不得工也不
易其心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

容之謂之奪胎法白樂天詩云臨風杪秋樹對
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詩
云兒童俱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
胎法也

蓮子劈開須見憶楸枰着盡更無期破衫却有
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時趙彥村詩注云此吳
歌格借字寓意也古詩有云圍碁燒敗襖着子
更依然乃此格也蓮子曰菡菡中么荷曰意須
見憶以菡中之意言之楸枰碁檠也杜牧詩云
王子校楸一路饒則此楸謂之矣更無期以碁

言之重逢處以縫綻之縫隱逢字也忘却時以
是七之匙隱之也愚謂劉禹錫竹枝歌云東邊
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亦是此意蓋用
晴字隱情字也

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挂經孤航繫舸
菰菱隔笳鼓過軍鷄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
劍高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憂甘
瓜羨愚謂古之口吃難言者亦如周昌韓非楊
雄鄧艾之徒皆載之史傳東坡此詩亦緣是而
善譁耳漢周昌爲御史高帝欲易太子大臣爭

莫能止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陛下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笑而罷魏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而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倦游錄載王汾口吃劉放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

東坡春事闌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趣韻非也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卽王真詩燕折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錢昆者性嗜鱻常求外補曰但知有鱻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語皆載其事東坡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鱻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卽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

東坡梅詩鮫鮪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皆不解檀暈之義今爲著之宇文氏粧臺記紀婦女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眉攏鬢之說元徽之與白樂天書近昵婦人暈澹眉

目縮約頭鬢畫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太平
廣記許老翁有銀泥裙五暈羅畫工七十二色
有檀色與張萱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沙暈酷
似可以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眉倒暈又
云倒暈連眉秀嶺浮

魏文帝示羣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
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
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
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
羨咽溢况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醋正裂人牙時

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
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
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
甜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
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
邊尚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主又孽清香與
返魂東坡梅花詩蕙死蘭枯菊已摧返魂香入
隴頭梅正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

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註可証

序錄云東坡詞翰流落人間不載本集者君多余從都玄敬出示墨迹題云村醪二首獻張平陽其一曰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俛首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在後人看一曰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公羽竟作何官不能不爲之改頰矣

云太白有岸夾桃花錦浪生退之有種桃到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子瞻有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花之盛而語妙各臻其極許彥周豈未之考見而獨稱退之何邪燕石齋補

蘇長公外紀五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文談

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畧然其平生大致不踰於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其作富公碑甚詳曰温公是它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於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為一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首論富公

使虜事豈然哉道夫曰何見文字中有云富公
在青州活饑民自以為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
而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也曰
須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
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強其
為此舉實為下策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
首以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己甚
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耳非其
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
舉行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於此矣今

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紹聖元豐間用
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論

朱子語錄

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
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
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
問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按
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間陂
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碑本後
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作一字疑筆誤也

論東坡之學曰當時游其門者雖苦心極力學

得它文詞言語濟得甚事如見識議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經解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它只從尾稍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却罵以爲退之家奴隸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爲之復假托歐公語以自蓋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它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畧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好處

來說義剛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以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直閣銘好曰這般閒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堪

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
渠兄弟早年應舉時文字揚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
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予因以悟陵與武贈
荅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烈女傳蔡琰二詩
其詞明白感槩頗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
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
未遇禍今此詩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
非真也蓋擬作者疎畧而范曄尤荒疎遂載之
本傳可以一咲也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七八
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
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
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
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也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水之於
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
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
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
鳧鴈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

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
翻荷之類是也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餘
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
策也如勤上人詩序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
事臯君成詩集引李郃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
上富丞相詩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答李琮
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宋鄂州書引王
濬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
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勣

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歎
詩引唐堯言荔枝事也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
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
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
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
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神道碑并書者
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
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

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

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盡記退之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珉以糯與稭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烝之使十裂繩窳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

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
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
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
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
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
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
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 凡釀與投必
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筭得
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筭半日取所爲贏

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
并也投之糟中熟擱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
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
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筭絕不旋踵而粥
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酒久者酒
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
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
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奉告永裕陵祝文云大
獮獲禽必有措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

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
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
以神宗有平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
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在
於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
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
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
便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却芟去豈
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跡獨得其全坡集
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

州刻溫公集有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
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
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季
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
元豐之末天步爲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
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當天下措國于太
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畧定
天若相之人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
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
宗臣以表後世徃奠其塋庶知予懷而石本頗

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國于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畧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忘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爲宗臣與國無極於其塋也告諸其柩今莫能攷其所以異也俱出容齋隨筆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侯

蘇軾明日來問之既至果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爲動神守爲靜動靜即精神也公擊節稱歎世言太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曾三異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雪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行忽止出入先後聳日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嬾作文但傳得東坡嶺
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坡公送人序云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
俗學之患在人之材空人之耳自誦其師傳造
之語從容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
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
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
完氣所以言也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
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
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
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
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
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
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
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
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
領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
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

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
作小冠岫嶁耳孫初其製君今此去寧復來欲
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
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家時
仲益年在髫鬣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屬對
坡曰試對看徐云衡門稚子璠璣器孫應聲曰
翰苑仙人錦繡腸撫其背曰真璠璣器也異日
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於此

東萊先生註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
公石鼎聯句叙彌明意文豹謂不然蓋彌明真

異人文公真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
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內典深悟
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
時皆夢赤壁之游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樂安
在以是觀之則吾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

俞文豹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
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蘇籀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役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
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

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
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鄒
忌謂妻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
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
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求於我也
東坡之幹旋蓋取諸此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
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
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

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箴眼醫王彥若
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
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辨詳切高深後學讀
之茫然坡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
堂銘居士集叙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東坡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
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
敢後也馬不進至爲潁川因有此賜用爲表謝

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
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
帶表畧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昌慶
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
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東坡嶺外歸與人啟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
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觀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
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
慚於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敖語

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

深惠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
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
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
柳文東坡日久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
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元祐間有旨脩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
軾作碑紀其事坡叙事旣得體且取道家所言
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袖於治道紹聖元符間
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
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什韓

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
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
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後
見韓无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
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
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地兒
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
人或曰使龍團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

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
薦血羹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
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聖仁體合自然神曜得
道非有師傳蓋出入師經吾今自然神曜得道
非有師者也

又蜂蠆發於懷袖出晉書鄒湛對晉文帝曰猛
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發於懷袖勇
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者也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

所用所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啟云萬事不理問伯

始而可知三篋若亡賴安世之猶在其後孔平

仲賀蘇子容頌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

胡公三篋若亡請詢安世

先子於河東官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

為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

身又云主上方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

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

芹奉曝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盡無此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又作缸硯賦曾祖稱之

命佳紙手寫裝飾釘于所居壁上 樂城遺言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

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穎

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

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

自致於跬步二公以伊傅神聖為比許之亦至

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

為也止謂棄荊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

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

言長史小已五卷下 八文炎 十五 蘇子容

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可爲貴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和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絕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

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其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載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野客叢書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啟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塗伏念其用但卑末三字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

子云瓦礫糝糝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於
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
者也故歌舞戲鬪皆草書也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
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
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
每讀徹一徧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
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
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

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

西人皆其
作吼音

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
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
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
歐蘇文皆說不盡東坡雖宏濶翻成大片滾
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
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

洪文敏邁在禁林當鎖院一夕草六制畢捫腹
步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

如此文敏喜問之汝及侍蘇學士乎曰惟大父
嘗爲吏吾童時從入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
如我對曰蘇公速實不過公但不檢書耳文敏
大慚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
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闈殿見學士蘇軾曰
呂公著以病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
是夕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軾一夕草三制
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
精敏聞見錄

東坡謂范蠡去越不復有爲而黃東發以爲蠡
功成身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天下材識卓卓
出春秋戰國策士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
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邪雖然春秋戰國
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既
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與
蠡五湖同風燕石齋補

東坡與王卽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
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
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

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
勿生餘念事迹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放
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朱
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

樂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
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
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
書遍數也古人讀書精勤如此又云看書如服
藥藥多力自行

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
饌羅羶葷不辨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
自飭者至云豔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
老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與
俗子同科

文至于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歛華而實
也至于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
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
夫子瞻之文爽而俊然多用事實子瞻似顏平
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
出褚河南故左祖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

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
魯直無楷矣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
有息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
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
極其變流傳既久真贋雜錯

東坡曰晉士多游虛而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
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人不可
無勢我乃能駕御卿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評人
哉若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

嘉也

東坡曰讀淵明自祭文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
涉死生之流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
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
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
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又曰余讀淵明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
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蕭統不知而
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邪

蘇長公外紀五卷下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
嘗以五六月發其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又嶺
表錄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
風余曾爲賦云

歐陽公稱蘇氏父子曰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
三十年始得子瞻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
未有能繼者爾

燕石齋補

蘇長公外紀五卷下

終

